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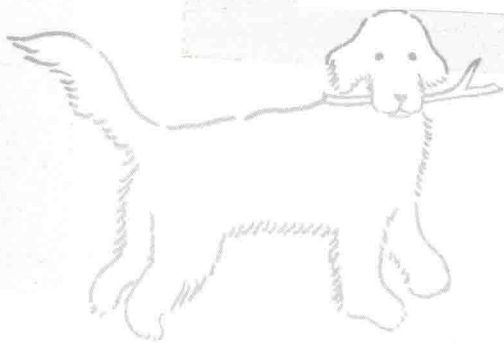
とわの庭

永恒的庭院

〔日〕小川糸

—— 著 彭少君 ——

译



Towa no Niwa

by Ito Ogawa

Copyright © Ito Ogawa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2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 2022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 LTD

Cover & Title page Illustrations by INOUE Nana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8-2021-2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庭院 /（日）小川糸著；彭少君译。——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1

ISBN 978-7-5726-0486-7

I. ①永… II. ①小… ②彭…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37618号

上架建议：畅销·日本文学

YONGHENG DE TINGYUAN

永恒的庭院

作者：[日]小川糸

译者：彭少君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刘雪琳

监制：邢越超

策划编辑：李彩萍

特约编辑：张春萌

版权支持：金哲

营销支持：文刀刀

装帧：梁秋晨

封面插画：羨鸟文社（微博@鱼丸苏打-羨鸟文社）

内封及内文插画：[日]井上奈奈（Inoue Nana）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印刷：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75mm×1230mm 1/32

字数：148千字

印张：7

版次：2022年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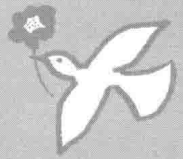
印次：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726-0486-7

定价：4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在我准备步入梦乡的时候，妈妈总会为我轻吟这首诗。妈妈的声音如此柔和，感觉就像手心浸入温暖的热水中似的。她的声音从充溢着温煦气息的洞窟深处传来。

我曾告诉我，
告诉我那里有一泓清泉。
在蓊郁森林的幽深处，
在萋萋青草的繁茂处。
之前我竟不知，
山石磊磊的地方，
有着一泓清泉。
那可是属于我的一片森林啊。

仅仅凝望着你，
泉眼中就有泉水溢出。
若是将你抱住，
泉水就会汨汨涌出。
这泉水，
甘甜、柔滑、纯净。
“如果口渴，请尽情享用这清泉吧！”
让我们把这清泉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也分享给更多的动物、更多的花草吧。
你的安宁，
就是我的安宁；
你的饥饿，
就是我的饥饿；
你的悲伤，
就是我的悲伤。
当身体和身体紧贴在一起，
灵魂与灵魂就会欣喜欢笑。
我和你，
让优美的乐音，
在世间回响。
当你注视着我，

我就可以变得更加坚强。

当望着你的睡脸，

我的不安就会湮然消逝。

无论何时，

都想待在你的身边。

妈妈的胳膊抱着我，我一边感受着她心脏的跳动，一边聆听她的声音。我非常喜欢听妈妈的声音。无论有多么悦耳的音乐，我最喜爱的还是妈妈的声音。《清泉》，就是这首诗的标题。

给予我光明的是妈妈。

我的眼睛看不到东西。刚出生的时候，似乎能够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些东西，不过，我的记忆中自己的眼睛从未真真正正地感受过光明。懂事后，我的眼睛只能识别模模糊糊的色块，以及“光亮”“幽暗”。渐渐地，它们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最终我坠入漆黑的彼岸。

如果一个人成年后，某一天突然失明，那么他的人生很可能遭遇大混乱吧。不过，很幸运，我没有这样的遭遇。对我而言，失明是常态。如果明天能够看到所有的东西，或许反而会让我对绚烂的色彩感到惊愕，并不禁心慌意乱吧。

多亏了妈妈，我没有陷入不知所措的窘境。因为妈妈成了我的光

明。妈妈是我的太阳，恰如字面那样，是温暖地照耀着大地的太阳。

作为太阳的妈妈，为了让我明白四季的轮回，在庭院里种植了飘散着芬芳的树木。有瑞香、金桂，以及其他许多馥郁的树。妈妈把这个庭院叫作“永恒的庭院”。

“永恒”是我的名字。

这是妈妈给我起的宝贵的名字。

某一天，我问妈妈：

“为什么我的名字叫‘永恒’呢？”

那个时候，我的人生迎来了“十万个为什么阶段”。为什么？为什么？我将疑问投向所有的事物，恐怕这也让妈妈感到头痛吧。

不过，妈妈回答的声音里不带有一丝的厌烦：

“对妈妈而言，‘永恒’就是永远的爱，所以给你起名‘永恒’。
‘永恒’就是永远。”

“永远的，爱？”

“就是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会终止。汉字是这样写的。”

妈妈这样说着，将我的左手手掌打开，然后在手心画着复杂的线条。

“好痒！”

我扭动了身子。妈妈再一次慢慢地描着“永”“远”两个字。我

的左手手掌刹那间变成了小巧的笔记本。

“不过，用汉字写挺难的。‘永恒’的日语平假名是‘とわ’。是这样写的。”

妈妈说完就在我的手掌上画着“と”和“わ”。

“那么，永恒也请跟着一起写写吧。”

妈妈撑起我的右手，然后拉着我的食指写“と”“わ”。最后是我独自写“と”“わ”。

“太棒了，太棒了，永恒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只跟着写了一回，就能完全正确地写出自己的名字！”

被妈妈表扬，我喜笑颜开。于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表扬，我逞强说道：

“妈妈的名字是什么呢？永恒也能写出妈妈的名字。”

妈妈回答道：

“妈妈的名字啊，叫‘爱’。”

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听到妈妈的名字。之前我一直觉得妈妈的名字就是“妈妈”。

“ai？”

“嗯，‘永恒之爱’的‘爱’。”

我心花怒放，不禁抱紧妈妈的脖子。

感觉仿佛有一条“永恒之爱”的魔法丝线，将我和妈妈牢牢地系在一起。

“ai？”

“对，是‘爱’。”

“怎么写呢？”

我问后，这一次妈妈在我的左手手掌缓缓地画着自己的名字“あ”“い”^[1]。“あ”有些复杂难写，不过“い”立马就能记住。我在脑袋里消化片刻后，就在妈妈的手掌里写出“あ”“い”给她看。

“简直太棒了！永恒果然是天才啊！”

妈妈再次表扬了我。

一个“为什么”解决后，立即就会有下一个“为什么”产生。当时我的脑袋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问妈妈：

“‘爱’是什么意思呢？”

妈妈沉思片刻后，陆陆续续地说了以下的话：

“‘爱’就是即便得不到回报，也愿意对人和事物倾其所有。‘爱’也是希望将这些人 and 事物置于自己身边的、温暖的感情。‘爱’也是怜惜之心、珍重之心。词典里就是这么写的。”

可是，我无法理解这些内容。

“是好的东西吗？”

对于我的问题，妈妈没有回答。取而代之的是，她把我紧紧地抱在她的胸前。

[1] “爱”的日语平假名为“あい”。——译者注

“永恒与妈妈之间，如果有‘永恒之爱’，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害怕任何事。”

她在我的耳边低语道：

“妈妈太爱永恒了！”

我的两只手也牢牢地抱紧妈妈的后背，我说：

“永恒，永远爱妈妈！”

我想要尝试使用刚学到的“永远”这个词。

“妈妈也永远爱永恒！”

我和妈妈这样互相低语爱意，绝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们会日常性地用语言确认对方的心情，这绝不是令人羞愧的行为。

之前，我一直黏着妈妈，和她片刻不离地度过每一天。我们住在一个两层的小房子里。二楼的卧室上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屋顶阁楼，一楼的厨房下面蛰伏着一个小巧的地下室。房子的前面就是永恒的庭院。

我的生活里充溢着妈妈的爱。我吃的饭都是妈妈每天亲自为我做的，穿的衣服也是妈妈翻新自己的旧衣服，亲手为我缝制的。妈妈总是将熨好的干净手帕放进我的裙子口袋里。为了能让我迅速找到洗手间的位置，在通向洗手间的走廊上，妈妈在天花板上挂了许多条毛线。

虽然我看不见，但是我能立即知道妈妈在哪里。因为妈妈身上散发着妈妈特有的气味。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觉妈妈的气味与永恒的庭院里生长的植物的芬芳相似。我能够迅速嗅出妈妈的气味。

爸爸的身上也有淡淡的气味。每当妈妈打开爸爸送来的箱子的盖

子时，我都能闻到一缕此前这里不存在的气味。

那是一种近似叶片味道的幽香，不用力闻是闻不出来的。成年后，每当我闻到熏烧白鼠尾草叶片味的瞬间，我的脑海里就会闪现出爸爸的身影。不过，之前还是小孩子的我，是无法了解到“白鼠尾草”这种植物的。

不，还是有方法可以了解到。因为妈妈给我阅读了很多书，将整个世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但我没有留意到白鼠尾草，所以我难以用语言准确地形容出爸爸身上的气味。

那种气味绝对不会给人带来微暗的印象，毋宁说它更加接近向阳处。对我而言，气味中存在着具有特殊颜色的光芒，很多时候，我都将气味和颜色结合在一起，在心中产生相应的意象。

爸爸一周一次给我和妈妈居住的日子里送来生活必需品。

虽然我从来都没有确认过，不过，爸爸大概是个男人吧。妈妈提前将购物清单放进空罐中，爸爸看到清单后会在第二周的周三把东西送过来。

“周三的爸爸。”

我在心中这样称呼他。

爸爸到底是谁，妈妈没有告诉我。爸爸和妈妈从不交谈，爸爸也没有进到家里过。可能就像我失明一样，爸爸也有着身体机能上的缺陷吧。

爸爸大致在周三的傍晚过来，他将物品放在房子的后门旁，然后“哐哐哐”地敲三下后门。这就是爸爸到来的信号。听到声音后不久，妈妈就会将放置在屋外的东西拿进来。食材、卫生纸、创可贴、感冒药、肥皂、牙刷等都是爸爸送来的。

妈妈把东西拿进屋里后，大体上电话就会响起。铃声持续一段时间，不久就会自动切换到留言模式，里面录制了奇妙的声音。我无法听清楚其中的内容。那声音就如同初冬时节刮起的凛冽北风。

不过，妈妈似乎能听清里面的内容。听完之后，她总会嘟囔一句，那是爸爸的留言。

除了爸爸，再没有人打来过电话。所以，我一直觉得电话这种东西，原本就只能连接特定的两个人。

我难以充分理解“时间的流逝”这种感觉。不过，硬要说的话，爸爸就是时钟的短针。爸爸的到来让我认识到这一天是周三，我也能借此感受到一周时间的流逝。

如果说爸爸是我的时钟短针，那么黑歌鸟^[1]就是我的时钟长针。

对，就是黑歌鸟合唱团！

黑歌鸟合唱团的合唱让我认识到清晨的来临。

失明的我很难通过光线的强弱变化，来感知清晨和夜晚的到来。

[1] 一种叫声悦耳动听的鸫科鸟。分布于欧洲和亚洲。——译者注

不过，黑歌鸟代替了我的眼睛，通过吟唱让我感知到清晨的气息。

黑歌鸟就是我的时钟。听到黑歌鸟的歌声，我就可以知道早晨到来了。

永恒的庭院，对黑歌鸟合唱团而言，是个绝佳的舞台。黑歌鸟就像竞赛歌喉一般，在永恒的庭院里展示着优美的歌声。状态好的时候，它们也会在傍晚时分飞来吟唱。所以，通过它们我不仅能了解到清晨的到来，也能了解到傍晚的到来。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阴天和雨天的时候，黑歌鸟合唱团会停止活动，于是，我就听不到它们的优美歌声了。黑歌鸟不仅让我意识到清晨和夜晚的到来，也让我了解到当日的天气情况。它们是一群值得依赖的存在。

黑歌鸟没有欢唱的早晨，妈妈会给我播放唱片，以此让我了解到早晨的来临。唱片中流淌出的，主要是平缓柔和的钢琴曲。妈妈很喜欢钢琴的声音。

清晨就开始播放钢琴曲的日子里，妈妈的心情会比平日愉快许多。

教会我语言的人是妈妈。

某一天，妈妈给我买了一个笔盒。打开笔盒，可以发现里面有橡皮擦和几支削尖的铅笔。

“从今天起，我们开始学习吧。”

妈妈干劲十足地说。不过，我就像站在天空中听她说话似的，因

为我沉醉在橡皮擦飘出的类似橘子和柠檬味的芳香中。我将橡皮擦拿到鼻子旁，尽情地嗅它的气味。

最让我痴迷的是词语学习。

某一天，妈妈把一团棉花放在我的手心，说：

“永恒，试着慢慢地、轻轻地捏一捏。”

我按照她所说的，一点一点指尖用力，将棉花攥在手掌里。

“柔柔软软。永恒，能明白吗？这就是‘柔柔软软’。”

妈妈这样说。

“柔柔，软软。”

我像确认似的，慢慢地重复着妈妈的话。

“是的，柔柔软软。你摸，它就是柔柔软软的。”

听到她这样说后，我觉得手中的东西确实柔柔软软的。感觉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词语了。

环顾四周，我的身边有许多“柔柔软软”的东西。比如，妈妈的腿肚子；比如，烘烤前的面包；比如，我的嘴唇……

“激动不已”这个词立马就能理解。满足我心中经常存在的期待的心情就是“激动不已”。妈妈来到我的身边，我会激动不已。夜晚，睡觉之前，妈妈给我朗读书籍我会激动不已。吃我最喜欢的鸡蛋饼包饭的时候，我也会激动不已。

“滑溜溜”这个词也很简单，因为妈妈将一种名为“滑菇”的蘑菇，放在我的手中让我摸。妈妈似乎不太擅长区分“滑溜溜”和“黏

糊糊”，她只是煞有介事地从字面上说了“滑溜溜”的意义。不过，我非常喜欢“滑溜溜”和“黏糊糊”这两个词。

“滑嫩嫩”这个词也易懂，因为妈妈把我的手拉到她的大腿内侧，然后让我抚摩那里。

“滑嫩嫩。”

我这样说后，妈妈也重复了一遍。

我将自己的脸蛋贴在妈妈的大腿上，让同是滑嫩嫩的两个部位紧挨在一起。

“滑嫩嫩”可真是个让人开心的词啊。

可是，“明明亮亮”“闪闪烁烁”“默默不语”非常难，我无法立马理解。

至今我都难以理解“一步一步地”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所想的“一步一步地”，与其他多数人使用的“一步一步地”，是否在形态上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使用“一步一步地”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像开了一个洞似的，让我陷入不安之中。

此外，我也无法理解与颜色有关的表达。

说起“红色”，我弄不清楚“红色”和“橙色”之间有什么区别。“蓝色”“黄色”“紫色”这些词，最初听到时就像听外星人的语言一般让我束手无策。不过，妈妈耐心地教了我，所以我大致能明白它们的意思。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很喜欢“深灰色”这个词。我感觉我一